

# 重构的悲情与永存的浪漫

## ——论余华的《文城》

王欣平 陈帆

洛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河南洛阳 471934

**摘要:**余华的《文城》是一部烟波浩渺、浊浪排空的浪漫传奇之作，也是一部关心民瘼、俯瞰人间的悲怆之作。作为一部疏密得宜的史诗性作品，浪漫叙事线索游离全篇，为文中的爱情故事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本文从余华浑然天成的浪漫叙事入手，揭露找寻的基调，并对浪漫叙述策略进行深刻解读，文章从“审美内涵”出发，展现余华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历经数年沉淀后所展露的现代性审美内涵。余华运用白描、抒怀、诙谐等叙事手法，对于匪患、军阀横行的动荡时代的刻画，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叙事基调被余华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展露，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和残酷被反讽和夸张所捕捉，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使其最终的张力与审美浑然一体。

**关键词:**浪漫主义；悲剧；叙事策略

如果说《活着》是关于残酷的生存，那么《文城》就是叙述温暖的死去。如果说《活着》中福贵在接二连三的在苦难重重打击下，宛如洋葱皮一层层地干涸剥落，只剩下无牵无挂的“活着”，那么《文城》便是余华历经二十余年，睽违八年间依然不停追问思索所交出的答案：除了“活着”依旧还有其他的选择，那便是逝去后的温暖。余华将审美基础建立于抒情之上，利用多种叙事手法，激发出传奇小说的情感力量，使得其内在抒情基础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城》中的“浪漫主义、悲剧、叙事策略”三个角度分析新时期余华的现代性审美内涵。

### 1. 文城中的浪漫叙事

#### 1.1 浪漫是找寻的基调

浪漫主义关注创作上的自由，注重情感的传达、及自然风物的展现。

《文城》是一部烟波浩渺的浪漫传奇，浪漫主义叙事元素贯穿始终。余华运用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赋予文中的爱情故事一种浪漫的感染力，平凡的爱情成为了时代的略缩图。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世界，这是一个近在咫尺的世界，却是林祥福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此般浪漫之地，唯有作者与读者才能慢慢探索。

余华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描写方式，为揭露真相，探索事实，它采用了一种“虚伪的形式”，他说：“当

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这一段话是余华 20 世纪 80 年代叙事创新的一个标志。人们常说余华将痛苦留给读者，快乐留给自己，或许从这时开始，他便开辟了一条满足于内心自我的创作道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不符合逻辑和现实秩序的“余华世界”，这种超现实主义叙事为余华的作品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浪漫。

林祥福追寻妻子的路上徐徐弥漫着浪漫元素，余华的行文风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便是江南水乡的孕育。“江南文化的一个突出内涵就是其抒情性”，“回到南方”是余华创作的突出特点，《文城》中的溪镇便是一个地道的江南水乡。在林祥福眼中，多年寻找文城未果，这座名为溪镇的江南小镇便成了他对妻子小美的感情依托。从溪镇的角度来看，数十年的历史变化镌刻着沉重的时代烙印，其中有许多看似是铺述、用于渲染气氛的战乱描写，实则是连接着残酷现实与仁义道德的桥梁，这使文城及这些人物充满着强烈的浪漫情怀。

#### 1.2 浪漫叙述策略

在正篇中，小美的突然出现与消失，其身世背景是一

片空白，读者更多的关注于文章当下的叙述，而补篇的存在成为了全文最后一块拼图。余华在《文城》的第一部分有意的对小美使用了叙事空白的策略，“作为叙事交流的重要手段，叙事空白乃是叙事话语中的沉默与空白，是缺席”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叙事空白是一种惊艳的呈现，读者基于自己的经验判断为小美的离开寻找依据，但随着故事接近终点，读者对小美的人生历程所产生好奇和困惑愈发强烈，如若由此结束，那么两人的爱恋交和不过一个重要的插曲，全然说不上浪漫，而作为小美“个人传记”的补篇，不仅补足了前一部分的叙事空白，疏解作者疑惑，更让林祥福与小美在乱世中爱情故事闪耀出悲剧性与传奇性。

文章片首缺失了对于小美生平的叙述，这是余华的刻意为之，其叙事空白的运用，使得补篇更具意义，将全文中所压抑的情感在最后的临界点爆发，追求一种“欲隐而显之”的浪漫叙事效果。余华再次突破了自己，赋予了现实主义叙事一种全新的方式，使得读者有必要在叙事空白中沉浸，并刻意制造与全知叙事的间隔，余华的选择使得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林祥福汹涌澎湃的情感波动，达到了表达丰富情感的浪漫叙事意图。余华巧妙运用叙事空白策略，将文章的关键性信息隐藏，使读者难以知其全貌，面对未知，更能激起读者的探索欲，将读者的阅读情绪掌控在股掌之间，递进自如。

## 2. 文城中的悲剧书写

### 2.1 悖论性的悲剧

作为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传统柔弱女性，小美从犹豫不决开始，到做出欺骗林祥福的举动，便注定了其感情与命运的悲剧性结局，他面对的不是平庸的男人，而是拥有极强自我能力与自我意识的北方汉子林祥福。他家境殷实富足，外貌英俊潇洒，为人善良诚恳，学识渊博且勤劳能干，同时他还有一个孤单落寞的家庭，林祥福的处境与人格魅力折服了纪小美，直抵她心中的那块柔软，她似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黑暗的中冷寂渐渐褪去。但她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作为阿强的女人，她必须履行妻子的职责，所以只能珍惜和林祥福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她将一切交付于林祥福，并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然而当女儿满月时，她还是决定遵循与阿强的约定，欺骗林祥福，卷走他的家财，却也因此背负了每日的梦魇。她身怀六甲，却毅然跨越万

水千山回到林家，她想为林祥福留下他的亲骨肉，以缓解内心的焦躁不安，却也因此陷入了更加难以割舍的血缘煎熬。或是哀其不幸，或是怒其不争，但我们大抵是没有资格去指责她，她不愿所爱之人沦落街头，不愿所爱之人失去孩子，但她的所作所为，终究还是对身边亲近之人都伤害颇深。

### 2.2 伦理的悲剧

林祥福对于小美刻骨铭心的爱与不竭的追求，对于家庭的渴望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作为一名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书生，林祥福对于完整和睦的家庭有着无比的向往，尽管他没有从言行中表达出他的诉求，但与小美的两次交汇，使他深切的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坦露出了他内心柔软的一面，像孩童一样坐在了幼时的桌椅上，重温童年父母健在时的温馨时光。当女儿出生后，那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这种对于家的渴望愈发强烈，他决定放弃北方田地、房产，毅然踏上前往江南的路，虽然前方充满未知与恐惧，但为一个完整的家，一切都值得。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也是传统中国人的执念。梁漱溟曾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生活，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互之间，关系遂生……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梁漱溟先生所表达的观点，大意是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淡薄，会更加注重于集体生活，而中国缺乏集体生活，更加倚重家族家庭。作为中国传统儒生的林祥福，无疑是这种观念的践行者，对于家的渴望为其追寻妻子的脚步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了文章叙事的重要驱动力。

林祥福对于家的执念，不仅是文中最打动人心的伦理诉求，更是余华近乎所有中长篇小说中都蕴含的一种人生信仰。《活着》中的福贵，亲人相继离他而去，只剩一头老黄牛陪着他，但在他的回忆中，我们却看到家庭伦理中的温情，历数妻子和儿女曾经带给他的温暖，福贵的家虽清贫，却也其乐融融，成为了其未来承受苦难时心底的支撑。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拼了命地卖血赚钱，为的就是维护家庭的完整与温馨。《兄弟》中宋凡平与许玉兰对于温馨小家的建设，以及末章要将宋刚骨灰送上太

空的李光头，都体现了人物对于家的依恋。《第七天》中，同样是为了寻找一个完整的家，杨飞不知疲倦的穿梭于阴间阳间，寻找他的养父。余华极为推崇家庭伦理观念，并将其渗透在他每一部中长篇作品中，历数余华的一系列中长篇作品，家庭伦理无疑成为人物行为的重要内驱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俨然成为其内容构建的关键的叙事内核。这一次，余华用《文城》告诉世界，家庭伦理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甚至成为了主人公的信仰，只可惜，林祥福身处乱世，在命运的漩涡中不能自己，对于家庭朴素追求也成为了奢望，就像是“文城”，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 3. 审美自足的“文学之城”

#### 2.1 现代性审美内涵

艾斯皮卡尔曾言：“我不知道文学创作的秘密是否有朝一日会被生活的秘密征服，但我知道人们能够一点一点地揭开和消除这一秘密。”当代作家需要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便是怎样以更加有新意的方式去讲好故事。余华凭借高超的叙事技术，使得文城脱离了传统类题材的束缚，展现出全新的面貌，无论是对于自然意象的临摹，亦或是人物、情节的荒诞，皆展现出了现代性的审美追求，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情趣。余华利用精巧的修辞与充满韵律的叙事节奏，实现了叙事资源的整合。

抒情性是《文城》的基本审美机制。《文城》中没有刻意的强行温情，没有常见的温馨圆满式结尾，它的题材别具一格。小说更重要的是在于表现人物的生死离别，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信念，留给了读者无尽的迷茫与惆怅，其追求的抒情之美并不在团圆。抒情在小说中如同潺潺流水，从一至终的滋润着读者，在小说的不同叙事手段之际，起到了决定性的核心审美功能。虽然林祥福父母早逝，小美失踪，但他依旧处于种种感情关系的核心位置，且在人世的温情中不断得到治愈，重新找寻到了人生的意义。饱读经书史籍的童年经历，铸就了林祥福儒雅的古典气质。他心中充斥着仁义，面对父亲的不幸辞世，他用沉默去回应命运，以安忍抗拒悲伤，当小美战战兢兢重返他的身旁，他不计前嫌，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她。这个男人历经千辛万苦，饱受命运摧残，直到在溪镇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如果说林祥福追寻至南方起因于爱，那么溪镇就是他留在南方的理由。在小说的末章中，四面八方罪恶蔓延于溪镇，情感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亲情亦或

是友情，墨迹斑斑的句子：“叶落当归根，人故当还乡”，无一不诉说着乡情，散发着人性的璀璨光辉，抒情性贯穿始终。

叙事者的灵性布置以及对语言的精打细磨，使得余华的语言始终具备着超脱的灵动，他试图去改变日常用语习惯，借助语言的表征性而达成叙事效果，这也是余华叙事耐心的体现。

#### 2.2 高超的叙事技巧

不仅如此，叙事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妥恰，使得余华可以更好的把控叙事节奏。文章前篇，余华极为平静。他收敛着手笔，将句子耐心的打磨延长，达到循序渐进的叙事节奏，像是将一朵花苞逐层剥离，展现给读者。余华凭借其从容不迫叙事节奏，避免了读者因童年故事时间飞逝而产生错愕的紧张感，真正做到了使读者慢下来。同样，拖延叙事时间的还有陈箱柜、徐硬木的木匠理论，媒婆的宿命玄学理论等长篇的知识线索。余华一直把握着小说所呈现情感力量的舒缓，通过对于叙事节奏的控制，以及语调的变化，精准地调控着叙事与故事时间的反差，以形成强大的张力。《文城》的叙事节奏在小美不辞而别后发生了明显的加快，同时有关风物的描写也随之减少，晦暗的风景衬托着林祥福绝望的心情。当天灾席卷后，林祥福的女儿失踪，小说的叙述节奏由舒缓转为急促，利用密集的主语表现人物内心的急迫。这种利用语言的变更来展示人物内心情感的自适应叙事节奏，是一种巧妙的叙述策略。

#### 结语

综上所述，余华的《文城》追本溯源，在文学自律的帮助下，构建了一个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文学之城”，巧妙地探索了人生的意义，为我们展现出余华执着的现代性审美追求，同时浪漫因素贯穿文本，余华以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使得平凡的爱成为了时代缩影中传奇般的存在。余华再一次突破了现实主义传统叙事特点，妥善处理叙事空白与全知叙事的关系，需要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这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了林祥福汹涌的情感波动，使得情感的浪漫叙述想象脱虚向实。战略性的叙述空白，刻意向读者隐瞒文章关键性细节，激发了读者兴趣，渴望进一步阅读，并有效地控制了阅读的进展，情绪的延申，以此实现了余华的浪漫叙事意图。

参考文献:

- [1] 王邳彤.《文城》浪漫叙事中的人性思考[J].文学教育,2022.
- [2]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N].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 [3] 韩刚松.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9.
- [4] 涂根年.叙事空白及其意义生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6):62-66
-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 [6] 罗贝尔·艾斯皮卡尔.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7] 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8] 余华.兄弟(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 [9] 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 [10] 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社,1998.
- [11]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